






同里陸稼書 陸葛菴 兩先生鑒定

孟子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於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

孟子卷之三

當湖顧天健惕承著

男麒錫作三
孫嗣績陛懷
曾孫 廷棟隆吉 廷榦汝霖
元孫 丕烈 顯烈 仝較訂

此章見聖凡同性只在勇往力行以爲善便人人可至於聖以與善爲主前二節啓以性善而實其人後三節詳証性善而勵其志堯舜即性善之形象二句串說要得敘事語氣當時所言不一其要領不過如此夫道性善之道惟性一故道一三引証總在道一上立論然道一二字不可入三人口中我丈夫我字成覸景公俱在其內周公豈欺是儀自信亦可師文王意不重周公師應重儀師方對針世子三段雖是証明道一然即有意

蔽而能克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氣激昂勇於希聖意在內與下若藥瞑眩緊相照應引書以証爲善國雖兼爲治意然實在根源上說蓋性命事功一以貫之故註云去惡而爲善○人性皆善故見匪人而疾聞正人而慕所必然也然好善之性不能不蔽於物欲則性本善而不能爲卽爲之而因循不振亦安能成己之善以善其國況當國勢孱弱之餘奉事大國之不暇何暇爲不急之務如見賢耶乃滕文公則不然當其爲世子時以定公命將之楚以修朝貢道路所經雖宋不遠聞孟子在宋必慕其賢思求教益因枉道過宋而見孟子緩於事大而急於好賢卽此可知其天性之善而可與有爲矣孟子得不以性善爲世子道之哉當日所道不一語而其大旨不外性善蓋世子異日雖有爲君治國之責而性爲治本苟不知性之本善則將汨於不仁不義之事其本旣壞其末可知故以此道之使知一個本源則去惡必勇爲善必力矣又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

恐世子雖知性善而或以非聖人不能全故我言性善必稱引堯舜以實之謂堯舜至聖並無他異不過無後起之私不損其性之善卽爲堯舜吾性旣善只要去私以復其善則亦如堯舜矣何患難於爲君此正本澄源之教也獨是性學不明世儒且迂之而況世子吾意世子自此一見後其意中必無孟子矣乃將事自楚反竟復來見孟子殆深有味乎孟子之言思求敎益耳而孟子則恐其不信前言欲別求卑近易行之說故又曰世子復來得無疑我言性善爲未易能全吾言堯舜爲不可企及欲別求一易爲之道乎是性善一道性善之外又有一道也使果有二道則吾可舍此一道別以一道言之而豈知夫道也者止有一而已矣聖人此性善之道凡人亦此性善之道古人此性善之道今人亦此性善之道舍此去私欲以復性善之道更無他道也有何疑焉安見道一只看古成覸顏淵公明儀之

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曾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

言可見覸謂齊景公曰今人見說聖賢便悚然畏之殊不知彼聖賢何人哉不過一丈夫也我何人哉亦依然一丈夫也我得於天無殊於彼我具乎人亦無殊於彼何缺於彼而畏彼哉覸何言不畏惟同一性善之道故也則世子何疑於已性之未善而畏夫堯舜耶顏淵曰人至舜而極誠為遠過於今之予予似不能若舜矣然而予思之舜何等人也與予之所以為人者無異也予又何等人也與舜之所以為人者亦無異也同此人則得於天與具於人者無不盡同但吾不能奮發有為故遠於舜耳若有一有為者於此則亦可若舜之為聖矣奮其為之之心則亦可於人之理無不明奮其為之之力則亦可於人之理無不盡覸何言亦若是惟同一性善之道故也則世子又何疑於己性之未善而不勵其有為之志以若堯舜耶公明儀曰昔周公嘗曰文王我師也夫文王雖至聖然必可師且不難師故周

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
厥疾不瘳
絶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
憒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
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
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
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
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
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
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
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
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
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

公言之不然而公爲是言是欺我矣夫周公也而豈然哉公信
公之可以師文我亦信我之可以師文矣儀何以信可師惟同
一性善之道故也則世子又何疑於性善之難爲而不以堯舜
爲師耶吾意世子必以滕爲國小難爲耳不知人能發憤爲雄
雖尺土不階亦可大有爲於天下如一成一旅是也而况今滕
絶其地之長者以補其地之短者將有五十里也有地有民則
爲善有資苟以性善之道本之於身而達之於政則修己治人
之下國雖小猶可以爲君明臣良風淳俗厚之善國特患爲之
不能振奮勇猛以克去安於卑近因循怠廢之習則不足以爲
善去惡而爲善國矣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亦猶是也世
子無疑吾言而勉之亦如成覸顔淵公明儀之信師無畏而勇
於有爲是以瞑眩之藥治疾也則可全其性善而一如堯舜矣
又何難於爲國也哉孟子此言眞切於啓牖世子者乎

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

此章見喪禮貴乎自盡只重親喪固所自盡一句後不可他求是在世子堅其所自盡也是誠在我信其在自盡也可謂曰知弔者大悅自盡者所感動也正見人性本善而皆可爲堯舜處曾子生事數句對當時廢禮者言宜主不及一邊與論語對僭禮者言主過一邊不同○人性惟本善故說到懇惻之處與行到懇惻之處皆足以動人而使之向善服善而不自由當勝定

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衰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旣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公薨世子謂其傅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性善堯舜可爲之道於宋吾思念其言於心甚覺有味於今終不遺忘今也不幸至遭此大變故將行喪葬之事不知何如方可不悖其性之善而勿致得罪於堯舜聖人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好行事夫不問父兄百官而問孟子便是欲希古聖卽性善之見端也然友因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當喪禮廢壞之時獨能以此爲問有志盡孝不亦善乎夫父母之喪根乎天性發乎至情固爲人子者所無待勉強自欲竭盡而不能已者宜乎世子之有此問也然欲盡親喪必依乎禮昔曾子曰生時左右就養而事之必以禮死後始而棺槨衣衾以葬之必以禮繼而禴祠蒸嘗以祭之亦必以禮總不敢不及則可謂孝矣此曾子泛論人子之禮世子諸侯也諸侯之喪禮典章殘缺其詳吾未之學也雖然分位殊而禮之人人當盡者則無殊吾嘗學之而聞其說矣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

其大畧父母之喪必以三年所以稍報三年懷抱之恩於萬一三年之內所服者齊疏所食者飦粥此禮上自天子以下達於庶人無貴賤之別而夏商周三代時人共行之無古今之異也世子遵行此禮而已然友反命於世子世子深信不疑遂定爲三年之喪這是勇於從善者矣無如古禮久廢忽欲反古人心驚駭故同姓父兄異姓百官皆不欲世子行而曰人君行事當上法宗國次法先君今吾宗國魯之近時先君莫之行即吾近時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獨與魯先君吾先君反之背棄先人制度不可凡志言有曰凡喪祭二事必從先祖其意蓋曰吾所行之禮有所傳受非後人之私意所可改也援之志言更知其不可行矣世子見羣臣不從乃追悔前失謂然友曰人欲作事服人必徵信於素行無如吾他日未嘗學問故不知力行善事但好馳馬爲樂試劍爲勇素行無良如此不足取信於人

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

故今也父兄百官皆不滿足我行此喪禮也彼衆我寡恐其不能盡我心以行此大事將如之何爲我再去問孟子何以使父兄百官無異詞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當喪禮廢壞之久世子平生又未足信人一旦欲行古禮而父兄百官不之足誠有然也然爲世子計但當求之於己不可以他求於人也隨他足不足不必問他世子唯自盡而已孔子曰君薨則爲嗣君者以百官職事聽命於冢宰但見哀痛之至食不下咽止歠粥視其面容顏哀毀如深墨然即就喪次之位朝夕哭臨此時百官有司見之莫有一人敢不哀者百官有司情誼本踈而何爲亦生其哀無他以嗣君之哀痛有以感動其良心而率先之也蓋上主率而下主從故上凡有所好以率下則下之從其所好必更有甚焉者矣豈特居喪哀痛之心爲然夫君子之好即君子之德也德之感下取而譬之如風一般小人之好即小人之

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

德也德之應上取而譬之如草一般草而上之以風則草必隨風而偃小人而被以君子之德則小人必從君子而趨必然之理也孔子之言如此今世子在上之君子也肯自盡其哀則父兄百官莫敢不哀矣是在世子自爲而已豈可他求哉然友反命世子聞之曰孟子說不可他求然也是三年喪之必行與否誠在乎我之自盡而已於是將國政託之冢宰而自居於喪次之廬諸侯五月而葬循其禮五月之內未有命令告戒只見百官父兄莫不感悟皆相謂曰世子可謂知禮者矣及至葬四方諸侯之來弔者觀之但見世子顏色之慘戚哭泣之哀痛大足感動人情莫不大悅服其能盡禮而稱譽其孝世子能自盡而遠近之人無不感泣眞孔子所謂上有好而下必甚焉也卽此可見人性皆善而堯舜人皆可爲洵不誣矣

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亾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

此章見爲國之道當以民事爲急其要在制恒產以行助法而行助之要又在正經界教以維持夫養故只重養民世祿即在助法內故後半只言井田通章之綱只民事不可緩一句恭以禮下引起世祿儉以取民引起行助行助而後教可興然能言者行助之畧而不能代爲潤澤此皆不可緩民事而爲爲國之道引詩証不緩只重播穀不重乘屋民之爲道節明所以不可緩之故下因言不緩之實恭儉以德言禮下取民有制以事言陽貨節結上起下貨意重爲富一邊引來重爲仁一邊貨何知有仁須淺淺說故天理人欲不可入貨口中夫世祿節不重特

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

以引起下行助有王者起二節說效以歆動之一節深一節仁政包分田制祿之常法外之恩而緊要在正經界蓋不均須不正不平領不均制祿領分田不可平列夫滕節是推原分田制祿之由不重相須意只言必有此二等人以見分田制祿之必不可廢自賦自字對助法八家而言八家則同養公田而貢法則自供一夫之賦而已圭田之制單與現在位者若能官則其田仍歸朝廷其子孫自有世祿在也親睦只在同井中和氣上說尚未說到教化行風俗美處同養者乃各耕公田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別野人句連公事畢二句說大畧是說大概規模盡於此由此行去其法可以類推非謂此外另有詳細處故下不曰增益而曰潤澤潤澤非文飾之謂是和軟圓活的意

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葢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天之立君無非爲民爲民不外法古法古制之善者而參之以今時之宜使民皆得以遂生而復性斯君臣之責盡國亦可以振興而無虞不覩孟子之告滕文公者乎昔文公不忘孟子可爲善國之語而問爲國之道於孟子孟子曰國何事民事卽國事世主唯視國爲國若無與於民視民爲民若無與於國所以怠緩民事而國非其國抑知民爲邦本食爲民天故民之農事有國者所當汲汲焉預爲之經畫區處使之得盡力於田畝以各生養安全焉而如置之後圖怠緩不理則斷斷不可也此

非我之私言昔周公嘗得此意以戒成王矣詩豳風有云爾其於晝往取用野之茅以爲覆屋之資爾其於宵將草絢絞爲索以爲約茅之用及此農隙之暇亟升乘其屋而茨蓋之以蔽風雨而御寒威蓋爲其將來春始又欲播種百穀不暇兼此乘屋之計也公述豳民之自急其事如此以戒成王之不可不亟於民事則吾之言民事不可緩不可信哉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

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

民事所當亟者何則惟恒產蓋恒產之係於民者非淺也爲國者必使民改惡遷善以全其固有之恒心而後無叛亂之憂顧恒心何自而有彼民之爲道也必有戶分世業之恒產而後有秉彝好德之恒心若無恒產者則遂無恒心矣苟無恒心則放縱也偏僻也邪妄也多肆也諸惡無不爲已此乃民情之常則其爲惡雖陷於罪而猶可原乃平時不知預爲之所使不犯罪及陷乎罪然後以爲不可不治從而刑之是上實乘其不知而羅網其民於刑也不仁甚矣焉有仁人在位罔民之事而可爲也恒產之所係如此此民事之所以不可緩耳爲是之故古之賢君知不可以無輔理民事之臣必盡其恭敬之德以持身不可以無愛恤民事之心必盡其儉約之德以自奉恭則能忠信重祿待臣下以禮儉則能酌制民產取於民有節制蓋以入君當爲仁而不禮下不取民有制是兼爲富矣夫爲仁而可兼爲

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

富哉昔陽貨曰人而為富即不得復為仁矣猶夫人而為仁即不得復為富矣貨雖非知仁者而即其言觀之可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欲為不罔民之仁君當思所以自克矣安得不禮下取於民有制哉

願禮下之經即在制民恒產取之有制之中其制產取民之制何如請觀三代夏后氏世處中古又當泛濫甫平地之可耕者

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龍子古賢人狠戾猶狠籍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

尚少未便畫井故其制每夫止受田五十畝而其取之則用貢法至殷人則地已盡墾民家繁衍故其制廣之至七十畝而其取之則畫爲井地用助法至周人則地愈闢家愈繁故其制又廣之至百畝而其取之則亦畫爲井田用徹法田數多寡雖不同貢助徹名雖不同而其實皆什分中而取其一分貢則取五畝之賦助則取七畝之賦徹則取十畝之賦宜取民有制者也吾爲繹其義貢義易曉不過取以下貢上耳若所謂徹也者其義取耕則八家通力合作夫公私之田收則八家計畝均分夫公私之穫上下公私豐凶多寡爲一體相通何等公溥也所謂助者其義取公家不問其私田而但借民八家之力以助耕中之公田公自取公私自取私無催納貢獻之勞無科派侵漁之弊何等簡便也然則雖皆什一而其中必有善不善之分矣昔者龍子故嘗言之曰自古人君治理土地莫善於助法莫不善於

取於民者無制耳葢世祿者授之上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

貢法貢何以不善葢歲有豐歉取民者必視豐歉以爲變通而不可有常乃夏后氏恐取之無常額得以意爲增減設以凶歲爲常或致病國以豐歲爲常又慮病民故於數歲之內而挍之擇其不歉不豐之中歲所出而什取其一以爲常額使民貢於上焉非不恤民也孰知即在額中其病民已甚乎當豐樂之歲民間所獲粒米甚廣不甚愛恤狼戾棄擲此時上即於額外多取之民尚有餘不爲虐民也反寡取之非寡也拘於常額則寡矣至凶荒之年民間所獲抵償糞其田之費尚且不足自宜捐其貢賦而拘於常額取之必盈其數焉非貪也力不能盈則虐矣寡取不爲恩取盈則生怨人君本以爲民父母愛養斯民者也而令使民怨積於心形於目盻盻然恨視其上將終其歲勤勞於動作其所出不得稍寬以養其父母盡以供上猶且不足又稱舉貸借於人雖穉子毋而不恤以益取盈之額致使老而

助故引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敎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父母稚而子女饑餓而死轉乎溝壑殘民如此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責之不善如此孰若助法隨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安有是弊哉卽龍子此言可見助法之當行矣

夫助法中之公田卽禮下之世祿皆有國者所當行之良法乃先王所制之世祿滕固已奉行之而不廢矣而助法未行則取民無制固非愛民而世祿不準於公田亦不免於貪暴非所以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

養廉矣今人主之不肯行助者得無以爲非周制乎乃我嘗讀周詩有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田我思惟殷之助法爲有公田今周詩亦歌之由此詩觀之則雖周之徹法亦兼用助也周本行之則今行助法並非生今反古與徹相背公何不行之以并善其世祿耶助行而民有養則恒心可復而教化不行究無以保其恒心必也又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序校乃鄉學而其義各有所取庠者取義維何蓋養也庠不止養老而因播棄黎老之後欲人知尊親之義故獨重此也校者取義維何蓋教也校不止教以禮義而承堯舜揖遜之後欲民富而知禮故獨重此也序者取義維何蓋射也序不止習射而當改革夏命之後欲序賢觀德以消兵刑之氣故獨重此也而其名則何代所定在夏則曰校在殷則曰序在周則曰庠義與名三代雖未嘗共皆爲教鄉學之子弟者若夫建於天子諸侯國中之學以教元

諸侯未踰年之稱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

子卿大夫士之適子及鄉學所貢民之俊秀則三代共謂之學而無異義異名也凡此鄉學國學中立之師儒設之條約以敎之者蓋以人各有五倫之序恐人不明而背之故自鄉及國敎之周詳者皆所以講明夫人倫親義序別信之道也夫倫之明否關係於小民者不淺小民無知處倫類之中其情義最易乖離則悖逆爭鬪從玆而起雖富饒必至於貧乏今如是設敎以明之則人倫已無不講明於上矣小民服其敎而知貴賤親疏各有其等不可混淆各有其情不可攜貳自此相愛相親之下風俗淳厚長治久安矣勛以養民敎以維養此皆民事之不可緩者也公能行之雖國勢弱小未必卽及身而王而將來有王者受命而起必來取法於滕是爲王者之師而公之仁澤亦及於後世矣而況興王之業亦有可期詩云周雖舊邦而天之眷命則維甚新此詩乃文王之謂也可見凡爲舊邦無不可新特

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

恐君行此王政不力耳子若奮然而力行之亦如文王則舊業日增天命必歸亦以新子之國成王業如文王矣爲國之道無踰於此

文公問孟子言意欲行之因使其臣畢戰訪問井地之制何如孟子曰井地仁政也行之久無其存矣不意子之君竟能有志法古將欲行之君不能獨行必須臣輔之而滕臣亦必盡能輔

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葢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葢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

君故選擇焉獨以子爲能使來問直重任專責也子若不勉力同心以成就子君之美事則負此使矣故必勉之而後可夫人君仁民之政不止經界而其至要不可不急急先行者必自經界始何故必以此爲始葢經界也者井地係之穀祿亦係之若於井之溝而水道塗而阡陌封植而土堠而樹木其界限不先經畫得分明一準百畝之數則不正矣不正則井中公私之地豪強得以兼并夫懦弱之田而田之多寡不均不均則出穀賦以爲俸祿者貪暴得以多取私田之入而祿之厚薄不平是故暴虐之君貪污之吏必怠慢其經界故亂之以恣其所欲則下病而上亦將受其害葢必經界既正絕無兼并侵漁則於以分公私之田而田可坐而定無不均矣田定則祿卽制於公田之中亦可坐而定無不平矣何勞之有焉此仁政所以必自經界始耳

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巳有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

夫所以必分田制祿者何哉無非以爲此君子小人也分田以爲無位之小人而即以爲君子制祿以爲有位之君子而即以爲小人蓋欲使小人有常業而出賦稅以養君子君子食官祿而勞政事以治小人也今滕國壤地雖止五十里而褊小乎將必有爲君子者焉將必有爲小人者焉若使無君子則莫爲之治理野人無野人則莫爲之奉養君子君子小人相資而不可

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缺而謂田可不分祿可不制乎試言正經界以定分田制祿之常法地有可井者則野是也郊野都鄙之地空曠方正可畫爲萬夫之井請君於野將地畫爲九區中一區爲公田而八家助耕則行助法地有不可井者則國中是也郊內鄉遂之地多園廛漆林不便畫成一井之形請君於國中將地絕長補短約有百畝即授一夫使各自貢其什一之賦於上則用貢法貢助兼行乃周之徹法也田如此分定而君子之祿即在一之中則君子養而野人治矣而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厚君子之仁焉自卿以下至於士有世祿以養其廉矣又慮其不足以祭先於是又予之以田使其潔奉先人之祭祀故名圭田此無論尊卑必有者也而其制則以五十畝爲率取公田而中分之使兩臣共爲祭及先人所以教孝而教忠亦寓其間矣百畝常制之外又有厚小人之仁焉農夫仰事俯育有百畝以厚其生矣又慮其餘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

外之弟坐耗其食於是又授之以田使其習勤助養以成家名曰餘夫之田蓋年方十六始予之者也而其制則以二十五畝爲率取私田而四分之使四人共焉恤及同氣所以行慈而示勸即寓其內矣使非制井田何以有此法外之仁乎

且此井田行不特厚民生并以善民俗民安世業凡死而葬埋者從而另居者皆不出其鄉以所居之鄉分田在焉同此一井協力共事已久也故惟同井則出而作入而息相與友愛而爭

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見。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

訟以息。近爲守。遠爲望。相爲輔助。而盜賊以弭。一家有疾病。則八家相與出力扶持。而災患無虞。如此。則雖未嘗教以親遜和睦。而百姓已自能然。民俗日因之而善。不益見井田之善哉。井田之形體何如。觀畫其地每方正一里。畫成爲井字之形。一井其九區皆百畝。其中一區爲公家之田。外八區各百畝。則爲八家之私田。八家同出力以養公田。各將十畝耕之耘之穫之。是謂同養。而私田耕耘穫之事。且緩之。必公田每一事畢。然後敢治理其私事。其先公後私者何意。乃所以分別野人之賤。不得擬於君子之貴。君子既勞心以治野人。則野人自應勞力以養君子。其分當然也。中公外私。以定分。先公後私。以篤情。即井田形體之制。而助之可行。又見矣。凡此所言正經界分田制祿之常法。外之仁。親睦之俗。形體之制。乃先王之大畧也。雖其詳不可得聞。而以此行之。可以類而推。故其規模畧盡於此。然此不

不可復考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莭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

過徒法耳若要行得通必須潤澤蓋古今異時彼此異地不可執泥成法爲之變通於法之外而又不失乎法之意使人情允協土俗皆宜是謂潤澤此必身親其事者方可相機度勢而爲之非事外之人可以懸斷彼大畧則吾可爲子言之若夫潤澤之則不在我而在君爲之主子爲之輔以成其事而已矣此吾所以欲子之勉之也觀孟子之言而知法古參今以急於民事爲振興國家之要道文公雖有志而未逮而孟子又無由躬爲之亦良可惜哉

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

此章是孟子闢邪說以衛正道見無君不可以爲治悖師不可以爲學而物價必不可齊然闢倍師齊價無非所以闢並耕通重治天下獨可耕且爲一句前責以耕不能並他業引起治不能並耕後申明此句說出大人小人之不同而歷引古聖以証之以見神農之說之無據堯至周孔皆勞心者而以堯舜之憂爲主末闢道只寬說暗與神農相闢並耕二句托神農之言串下以並耕爲主雖刺滕君而實以非孟子之說種粟句是一頭衣冠作一腳見耕之外不能並乎他釜甑鐵作一腳見耕之中不能兼乎器以粟易械器四句緊承上來言農末不相厲而相濟尚是就許子易害之說而原其意未是闢他且許子五句方以農末難相兼意叠詰之以勾引其不可耕且爲之句五句與何爲不自織句對百工之事二句與害於耕句對有大人二句又提起作綱下申明之又以小人不能兼大人引起勞心勞力

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葢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

之兩相濟而不相兼當堯之時以下反覆証明治人者食於人一句之意數憂字正勞心處以益引起禹以稷引起契雖有水火養教四事而歸重治水與教上兩節似案堯以不得二節似斷隨引孔子之言以証明憂之大三提耕字以應獨可耕句前兩提總見不暇耕意後斷証三節總見不必耕意而歸重在不必耕上以不得人爲己憂見憂之大謂之仁見功之大得人難言功之所以大引孔子言不重贊堯舜只將無名不與四字喝起堯舜之用心用夏節只責倍師至南蠻節方責學許行孔子沒節歷敘諸弟子之不倍師而歸重曾子不可貶子夏三人喻聖德不在江漢秋陽而在所暴濯者不可尚對從來聖人言不與有若較優劣今也三節一節深一節正應變於夷處市賈不二是主無僞又在其中推出欲以齊物貴賤之可行見齊人貴賤之亦可行乃是遁辭陳相口中且莫說出精粗美惡意巨屨

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

以下申明亂天下意治國家織轉並耕而治治字

○從來君與民分相懸而勢相資無民固不可以爲君故理當恤民而無君亦不可以爲民故分當奉君此自古帝王治天下之正道後之師儒不得變易其說者也乃不意變之者竟有一許行楚人許行因文公欲行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而欲壞之託爲神農荒遠無稽之言以蠱惑時人遂自楚之滕踵文公之門而告之曰吾遠方之人也聞君分田制祿而行仁政願受一廛之居而爲君之氓明志在耕者文公見方行之始遠人慕化歸誠如此信之實然於是與之居處但見其徒有數十人呼朋引類志在倡亂可知其身所衣則皆褐以自明其無別之意

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

其業則相與捆屨織席以爲食以見各自食其力之意即一徒一衣一食已別自成一種習尚矣許行之後又有一人名陳相乃楚儒陳良之徒並非若奉神農之言者其所與偕者乃其弟名辛者一人而已並非若數十人之多二人躬負耒耜而自宋之滕並非兼業捆織生長蠻夷者也其言則曰聞君行三代聖人之政是亦今之聖人也願爲聖人氓以沾仁政之澤焉言雖與許行相類然考其所師觀其所與所業則知其言乃出於誠心向化欲受田而來何嘗遽如許行欲售其邪說以亂滕耶一

無如邪說之易以惑人也陳相一見許行而大悅其言因盡棄

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

其所學於陳良者而學行焉既學其道便欲爲行昌明其說以敵孟子乃特來見而稱道行言曰滕君有志復古以行仁政則誠賢君也雖然賢君自有賢君之道滕君尚未之聞也自古賢君寧勞己以養民不勞民以自養故民自耕而自食其力君亦自耕而自食其力與民並作息而無殊其食而爲朝饔爲夕飧亦並不役人而自主其事以治理民事如此方爲賢君今也滕國仍有倉廩府庫以歛民之財粟則是厲害其民而以自安養也此吾之所爲未聞道耳惡得爲賢孟子不直言人君不能並耕先即其身之所難兼者問之曰君之食欲其自耕矣豈許子而反不耕其必種粟而後食乎相曰固然也孟子亦明知其然姑問之以爲下詰其衣冠釜甑鐵自爲張本故又於耕之外多其說以問之曰有食必有衣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相曰否許子衣褐欲以衣褐逃孟子之駁也又問曰有衣必有冠許子冠

必耕且爲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乎曰冠曰冠各異制許子奚冠曰冠以素布爲之曰此衣冠之布自織之與曰否以所耕之粟易之孟子乃詰之曰以粟易則不自織矣他人可不自織而許子不可不自織爲其不能兼業則無以責人也奚爲不自織曰許子所專務者耕自織則害於耕矣故不然又於耕之中多其說以問之曰人情食而爨前必以釜甑耕則必以鐵今許子亦以之乎曰然也釜甑鐵亦自爲之與相曰自爲則否以所種之粟易之

孟子乃承其說先推原其意而後詰之曰粟出於農夫釜甑鐵械器出於陶冶各爲一事而各適於用者也今充許子並耕之類則亦不宜易之矣易則厲陶冶矣已先厲人何怪陶冶之易己而竟以易之者何哉夫亦信其粟以濟陶冶之所無不爲厲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

陶冶耳則知彼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乃所以濟農夫之所無豈爲厲農夫哉凡相易固不相厲者概如是矣吾以爲獨非所論於許子夫許子固欲並耕者也必已無所不並而後可以責人之並則必旣爲農夫又爲陶冶凡粟與械器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庶不至紛紛然與百工交易而免於煩矣而今不然必有所爲我且問汝許子何爲不自爲陶冶止自取用於家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勞若此也詰至此相直無可躲閃矣乃曰許子耕者也百工之事固不可旣已耕而且兼爲之也相兩明其害工不背並耕之說孟子乃卽應聲闢之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彼農夫不過服勤一業尚不可耕而兼爲百工之事況人君治天下一日二日萬幾視農夫相懸百倍而獨可兼爲直不通之論矣何故不可兼爲蓋爲天下人有不同有爲大人有爲小人貴賤懸殊人不同則其所爲

津淪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

之事亦不同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小人自有小人之事難易絕遠何可兼爲且卽以一人論雖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要取用如不以有無相易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之人旣營此又營彼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一事無成也一介之人且然況以大人治天下待用愈繁反可逐一自兼爲乎故古語曰天下之人不齊或有爲大人而但勞其心者或有爲小人而但勞其力者勞心則爲布政教以治理天下人之事非無濟於人也若勞力則爲安草對以受治於君上之人而已不能自治也故治於人者則竭力治公田以養食其上之人固分當急公以報其勞心也若治人者則坐收其賦稅以食於下之人而已不爲素餐也君民相濟而不相厲此固合於義之所當然乃自古及今合天下所通行之大義也則治之與耕非惟勢所難並亦義所難並矣而許行之說不背謬之甚乎

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勅

凡立說必衷諸古而考古必近而可徵若荒遠無稽如神農之說者君子不道也故當以唐虞爲斷吾考其時之聖君賢臣從未有一人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者當堯之時尚多生民之害天下猶未平如洪水是也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者九年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禽獸愈繁衍生殖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登則人類日稀而禽獸反偪近乎人獸之蹄鳥之跡其所行之道路交徧於中國天下之未平如此此時未見有人憂之者也而惟堯以爲大人之故獨其一人憂之然心雖憂力不能自爲治乃舉用舜爲相而敷布其治道焉舜亦不能一人獨治必使羣有司分其任治道莫急於治水治水莫善於禹使草木蔽塞源流禽獸蟠踞山澤則治水之功無可施其勢

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

非先用火不可而徧視羣臣堪其任者惟益乃使之掌火政益於是將山澤之草木烈而焚之而禽獸失所依棲皆逃竄潛匿於遠方禹乃相視水勢以海爲歸而江河又受諸水之灌注於是疏分大河之流而爲九以殺其勢瀹濟水漯水使無壅塞同九河而注諸海則北條之水有所歸矣又決去汝水漢水之淤淺排開淮水泗水之隘流而使注之江以入於海則南條之水有所歸矣用盡許多心力然後洪水方退土壤方平而中國之人可得耕種以爲食也當是時也禹勤事於外凡八年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及入見其骨肉之親治水如此其急則且無論大人不必耕雖欲身耕以爲食得乎顧耕之小勞而誤天下之大計勢必阻矣

中國可得而食以民之得稼穡也而無人教之亦未易易此時

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

則有棄為后稷以教之稼而民始知耕耘之道教之穡而民始知收穫之宜相與樹藝稻黍稷麥菽之五穀由是五穀成熟而無位之民有位之人皆得生育而無阻饑之患夫后稷亦第教之而已穀熟民育不聞其並耕也此時君相似可無憂矣而猶未也蓋以人各自有其秉彝之道也固不可或失向因昏墊之時生且不保何暇向道故先以平成養育為先及至飽食煖衣安逸以居而無以教之則溺於淫欲蔑棄所有之道近於禽獸此非民人之罪而君相之責故堯舜聖人又憂之於是設為司徒之官選擇夫契使之為之而教民以人倫之道使天下之人父慈子孝而有恩以相親君禮臣忠而有義以相與夫外婦內不相瀆而有別長先幼後不相越而有序朋友相交去偽存誠而事皆有信實之心此五者人所固有之道而司徒教之正欲全其所有也命官掌教堯可無憂而猶恐契未盡所以教之之

此其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

方當日放勳必諄諄告誡之曰使汝教之無非欲民得此親義序別信之道而民有秀頑勤惰之不同不能遽得即使得之亦勉強而非自然得之於己不可云得則欲使之自得其道何如是在因民而曲導之民有能用力於倫者不為獎慰則力將懈是宜勞之民有願歸向於倫者不為招引則願將阻是宜來之所以嘉其善也民有背乎倫而邪僻者不為之矯其偏則無由歸於正是宜匡之民有背乎倫而私曲者不為之懲其曲則無由返於直是宜直之所以救其失也民有疑信相參事勢多阻不能卓立於人倫者不為之開其迷導其阻將終無由立則輔之使民有賦性柔懦力怯難勝不能前往於人倫者不為之警其惰策其勤將終無由前則翼之使所以濟其不逮也曲盡其教之之法如此則優游漸漬之下自必恍然有悟奮然自趨於親義序別信之道而不自知矣其自得之也並非驅迫以使之

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

實不啻其使之也至既得則可幸矣而未可恃猶恐其放逸怠惰廢於半途衰於末路則得而復失是即汝無加惠之德也故又從而時時申飭提撕鼓舞振作其志氣使恒而勿衰久而益力而斯民乃實受汝曲成之德矣堯之命契又如此凡此皆堯舜聖人憂民之事也始憂水患而無養繼憂有養而無教終憂有教之人而不得教之之法如此之汲汲皇皇終無已時而尚暇躬耕以謀食乎

堯舜憂民急急於舉舜使益禹稷契如此是堯當日非事事而憂之惟以不得舜爲己憂舜得而堯之憂舜代之矣憂何大也舜當日亦非事事而憂之惟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禹皐得而舜之憂禹皐分之矣憂何大也此所以爲大人所以爲大人之事若夫以百畝不易治爲己憂者其憂甚小則僅農夫小人之

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

事而已豈大人而出此哉惟憂其大而不憂其小故其憂之功亦甚大而不同夫小蓋君相之為君相其功期於仁及天下而不可為小惠小忠也若執途之人而分之以財非不足以明恩而恩之所及幾何故但可謂之惠而不能仁天下執塗之人而教之以善非不足以達誠而誠之所感幾何故但可謂之忠而不能仁天下惟君為天下得一相相為天下得羣有司之人則廣施賞政而惠徧天下矣廣布教思而化徧天下矣方可謂之仁也夫至仁及天下則憂不得人之功何如其大可不急急於得人哉而得人正未易言也吾試以為天下得人與以天下與人較人必以為彼難而此易不知以天下與人止在能捨與不能捨耳若得人關係天下之安危苟非識之至明心之至公豈易知人善任是故以天下與人一浮雲富貴者即能為之蓋甚易耳而為天下得人欲其選擇至當則甚難也難得而能得之

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陽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此堯舜之功之所以大而亦止憂其大爾此非吾一人之私言爲治必推堯舜論治必宗孔子彼神農之治聖人所不道也嘗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其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以匹夫有天下而若不與焉孔子稱堯舜如此夫堯舜固千古之能治天下者而孔子稱之曰無名又曰不與不知者將以堯舜若無所用心者矣而抑知則天巍巍其治之盛大固足以立千古之極豈無所用其心而至此哉心在大處用故遊於其大而不能名心不與於天下豈肯於瑣屑之端反有所與蓋任他用盡心計亦不至用於耕耳觀於堯舜而賢君之道勞心而不勞力概可知矣彼許行並耕之說不誠謬哉

然而許子不足責也生長蠻夷未聞大道若吾子則中夏之人

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

也乃稱述許子亦異乎吾所聞矣吾但聞有用中夏之道以變夷者從未聞有以中夏之人而反變於夷者也吾且無論其他卽以子師陳良論夫陳良楚所生產也托生非地宜其孤陋寡聞不能振拔於流俗矣乃彼則聞中國周公仲尼之道而慕悅之夫周孔之道卽堯舜相傳之道良能悅之則非周孔者必不悅悅之則必思學之而居於楚終無由學於是不辭跋涉之勞北學於中國周孔之徒意北方之學者必皆勝之乃竟能發憤好修雖北方之學者未有能或之居其先也生於楚而不囿於楚彼乃所謂拔出流俗之上而爲豪傑之士也卽陳良非用夏變夷者乎子之兄弟能師事之而且數十年之久可謂得所依歸者宜乎終身師之矣乃及師死而遂棄其所學以倍之焉夫師而可倍哉曷不觀孔子弟子之尊師者乎昔者孔子設教洙泗其門人約有三千七十而子貢子夏子張子游有若輩弟子之

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葢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鬻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

輩則尤其卓卓者當年追隨信從患難不離其不倍固不待言矣吾第就其沒後言之門人在會皆服心喪三年三年之外各治其行擔將散而歸時以子貢主喪事入揖辭之自此一别不得常登夫子之墓講誦夫子之側矣於是彼此相嚮而哭皆至於失其聲音哀傷眷戀萬不得已然後歸門人追慕其師有如此此時子貢亦可去矣而猶未忍也送别後反而特築室於壇場之上獨居三年以倍篤其依戀之情然後歸子貢之追慕其師又如此至他日子夏子張子游思聖人而不得見以有若言行氣象有似聖人欲以當年所事孔子之禮事之以寄其思慕之念因而彊曾子同事之此亦不忘其師之所在而曾子則曰不可師事有若何也蓋師原論道德之真不論氣象之似試思吾夫子之道德爲何如者其純粹以精如江漢以濯之之物通體潔白無一點之汚其深厚堅實如秋陽以暴之之物內外一

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

致無一毫之疵皜皜乎皎潔光明極千古道高德厚之聖人且不可尚乎夫子已況有若豈能彷彿乎若以所事事之非以尊吾夫子反以卑吾夫子矣故不可也曾子眞尊信其師之至而終身不倍者乎

彼有若雖不及聖人而猶有似乎聖人曾子尚不肯以事其師者輕事之則凡大反乎其師者更不宜事矣今也許子乃南蠻鴃舌之人其所學並非先王之道與子師大相反也子倍子之師而反去學之亦異於曾子之信師矣夫君子之擇師而事猶鳥之擇木而巢鳥之爲巢吾聞有出乎幽谷之中而遷於喬木之高者矣未聞有反下喬木而遷入幽谷者今許子旣非先王之道則其得罪先王何如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其正夷夏之防如此今許行正戎狄荊舒之人也魯之先周公若在方

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

且膺擊之使子亦法周公排斥異端干城吾道則識學益高居然出谷遷喬矣乃子反以是許行之學爲學貞得罪名教天地難容亦爲不善變矣豈不深可愧哉

倍師不可則並耕之說更不待言陳相至此窮於辯矣乃又爲遁辭以稱道之曰據子之言並耕若不可從而豈知許子之道非無可從者許子爲治之道以淳樸爲尚若從其道以治市則法皆盡一可使市價不二交易各得其所而國中之人於以一無詐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亦無有增減其賈以欺之者如布與帛也但論丈尺長與長同短與短同則賈卽相若麻與麻之縷絲與絲之絮但論斤兩輕與輕同重與重同則賈卽相若五穀但論斗斛多與多同寡與寡同則賈卽相若屨也但論形象大與大同小與小同則賈卽相若市賈不二如此則欺僞之情

易矣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

無所施淳樸之風可漸返由市道之善而推之治國家何難之有此蓋仍託神農日中爲市之說以惑人也孟子曰許子治市之道子以爲可從亦未知物之情矣凡物生於天者美惡異質成於人者精粗異致其不能齊一乃物之情實也極其美惡精粗不齊之數或相去一倍者五倍爲蓰者或相去什倍者伯倍者或相去千倍者萬倍者則其價之貴賤亦隨其相去而異則精美者可售而粗惡者亦可售故人得以各業其業以便天下之交易若如子之說欲比而盡同之則物失其平而爭端以起是擾亂天下之道也吾且以屨一端論屨有精粗美惡之不同猶其有巨小也設使巨屨小屨同價人豈肯爲其巨者則精者粗者同價人豈肯爲其精者哉由屨而推之布帛麻縷絲絮五穀皆然矣故從許子之道是相率天下之人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僞者也欲息爭而反以導爭欲除僞而反以滋僞治市

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

且不能惡能以之治及國家哉如許行眞有無一而可者尚可執耒耕而治之說爲是耶噫陳相始而欲齊人之貴賤而屈於辨繼而欲齊物之貴賤而又屈於辨安可不悟其變學倍師之非而道許子爲神農之言以敵孟子哉

此章闢異端以衞正道通重一本二字人以本生愛以本立本一則愛自不得不差等夷子厚葬親正良心之動於一本而不自知者孟子從此挑動他說得天理人情沉痛悲切宜夷子聞言卽悟也前以所賤事親提醒其良心後以二本不可激動其良心末以葬禮之始感發其良心無非見用愛之必有差等○戰國時不特治術不明而學術亦晦故楊墨橫行而墨害爲尤甚自墨翟倡之人遂忘其一本之愛相與歸之其時有夷子名之者亦墨者也旣從墨必與孟子爲水火誰肯求見乃不意一日因徐辟以求見便有不安其教之意孟子正欲見之以引之

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

於正又恐其求見之意未誠故托病以辭之曰吾固願見夷子奈今吾尚病病愈吾且將往見之夷子不必再來爲詞婉曲不務矜高絶物蓋欲堅其求教之心以爲受教之地耳至他日又求見孟子則誠矣孟子遂自明其意先使徐辟傳言以試其能虚受與否而後方可見之故曰求見至再吾今則可以見矣但其來意爲慕吾道而來而吾道與墨道不同若不直言以相正則吾道不明我且未見而先直之吾聞夷子乃學於墨者墨道不止治喪吾即以治喪言之儒者治喪之道從其厚而墨則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既從其教將欲以薄道移易天下豈有自己所行反以薄道爲非是而不貴重之也既以薄爲貴則必以厚爲賤矣然而夷子葬其親都從厚則是以墨氏所賤之道事親也學其術而不遵其教其何以自解無乃薄道本非貴而厚道本非賤與汝其爲吾問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既不敢以薄爲

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

爲非又欲爲厚道周全乃爲援儒入墨復推墨附儒之說曰夫子以吾兼愛爲非夫亦謂與儒道相反耳而其實未嘗不同吾卽以儒道言之儒者之道莫備於詩書如康誥有言古之人保民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無乃儒者亦兼愛者乎但若保赤子必先有以保赤子故之之意則以爲愛固無差等矣特其施愛之序必由親始自宜稍從其厚此吾所以厚葬親也原不背於儒豈是以所賤事親耶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夷子之解書始誤矣夫夷子信以書言若保赤子之意爲人之親愛其兄之子一若親愛其鄰之子而無分別乎彼書實非然另自有取義故云爾也以爲小民之犯法出於無知非故犯之罪猶赤子之匍匐將入井出於無知非赤子之罪也故保民當如保赤一般其犯法則諒其無知哀矜勿喜焉耳非謂愛其兄之子眞若愛其鄰之赤子而一無差等也援此謂儒者之道亦兼愛不誣甚乎

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蘽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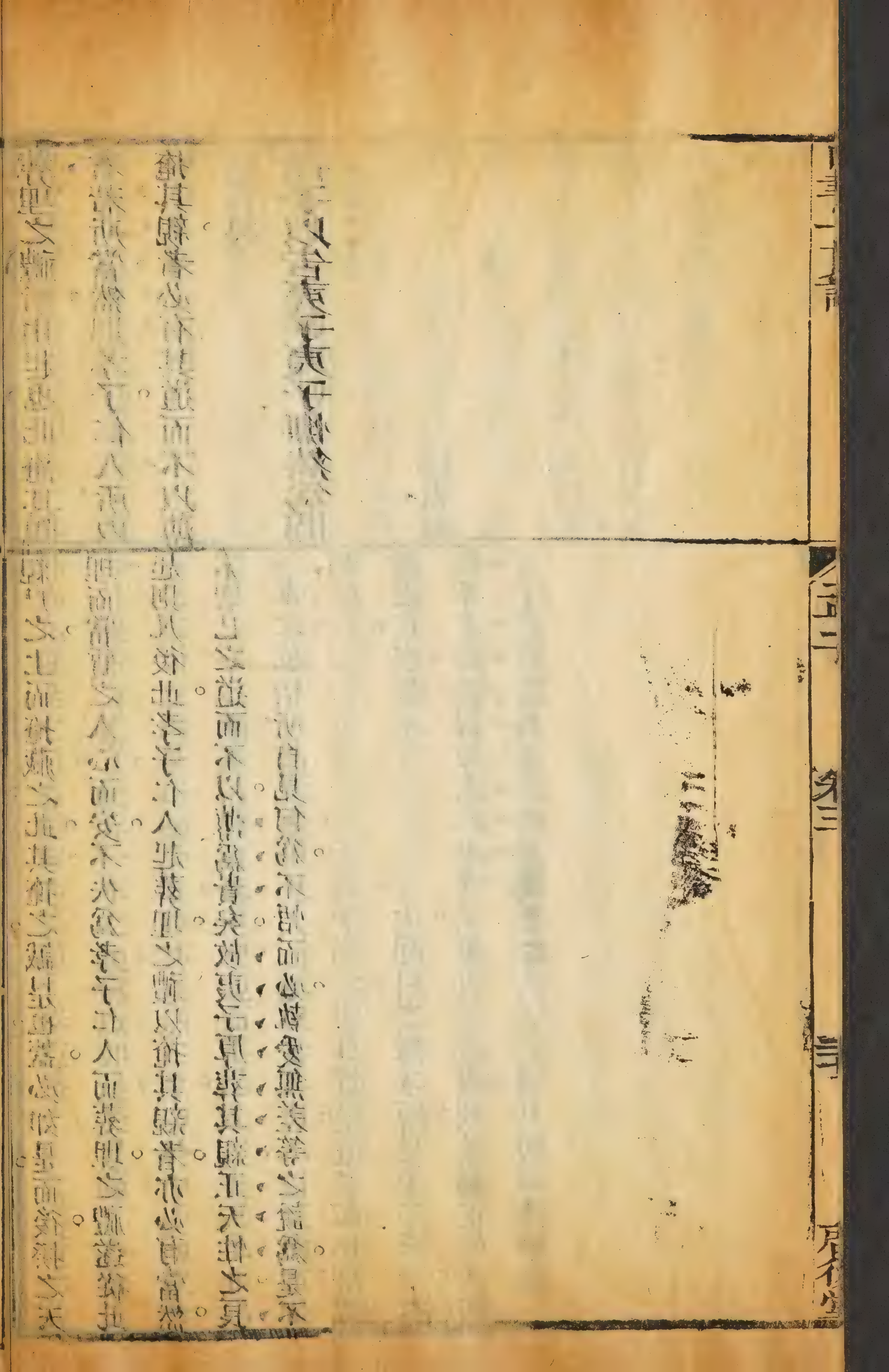
且吾以夷子兼愛爲非者何故蓋以凡物皆生於天而父母者人生之根本天之生物也原使之只有一個根本生出來並無第二個根本故愛親之心本於天性非他人可比今夷子以愛爲無差等則是視其親如路人視路人如其親直是二本矣人而可有二本乎吾以兼愛爲非爲此故也不特揆人情而知解書之說更斷之以天理而愈可恍然於墨道之不可從矣今夷子厚葬其親正念其一本所在只看葬埋之禮所自起可知蓋上古之世禮制未備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子即舉而委之於壑他日經過其處但見犬而狐狸食其肉小而蠅蚋姑嘬其膚其子之顙遂泚然有泚但睨視而不忍正視夫泚也非爲人見之而故爲是掩飾於外蓋其哀痛之至切於中心而達於面目遂不自禁耳使非一本之親何以如是於是悔其委棄之非而爲保全之計蓋歸取其蘽梩之器以盛土因反覆其土於

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親尸之上而掩藏之此其掩之誠是也蓋必如是而後揆之天理而當質之人心而安不失爲孝子仁人而葬埋之禮遂從此起則凡後此孝子仁人起葬埋之禮以掩其親者亦必有當然不容已之道而不以薄爲貴矣故夷子厚葬其親正天性之良一本之眞情所自見何爲不悟而必執愛無差等之說爲是不大惑哉徐子又以告夷子夷子聞之卽自覺墨道之爲非悟儒道之正憮然不安爲之自失少閒曰之雖未親見孟子而一本仁孝之論其提命夫之也深矣蓋其本心復萌故歸正如此非孟子之直道烏能及此哉闢異端以衛正道其功非淺鮮也



同里陸稼書 陸嵩菴兩先生鑒定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

當湖顧天健惕承著

此章見守道之義總重不可枉道求見意陳代溺於近世功利之習欲孟子枉己以有爲故孟子詳言道不可枉而枉己不可以有爲虞人節説不見諸侯正士之志節所係豈可視爲小被他宜若可爲一句枉尋節言計利之心將無所不至破其枉尺直尋之非王良節至枉道而從彼何也言枉尺直尋君子所羞爲未言枉者必無一直益以見枉尺直尋之不可爲要之段落雖分而意實一串始引虞人事見士當守義則不可圖利之意卽寓其中次節不過申明之耳又引王良羞比事以証明不可圖利意則但當守義亦卽寓其中至末且子以下則又深一層亦以發明其故不可過分支節致不融貫亦可爲與句非商量

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

語乃決言其不可爲雖以利之多寡爲言實在義之屈伸上較論王良節是案宜輕敘以歸重下斷語前以何哉詰問後以何也重醒一虛一實緊相呼應○士人爲行道計不得不自重其身惟自重而後人重之方是正己以正天下之本領何可先自爲枉乃時至戰國屈己逢世相習成風恬不爲怪惟孟子抱道自重故陳代反疑其爲拘迂而問曰士君子席珍待聘不肯往見諸侯此雖固守常法而以代觀之宜若小節然大士貴乎有爲足爲天下重輕況處今之世亂極當救與其守經而無濟於世孰若從權以建事功之爲得使今日但一往而見之則得行其道大而爲伊爲周以其君王小而爲管爲晏以其君霸矣且志曰所枉僅尺之小而所直則尋之大卽志言觀之而知君子所爲者大則不必復顧其小以枉見之小屈而成霸王之大伸宜若可爲而不必過執也孟子曰吾非不欲得君行道但揆之

往見之耶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耶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

於義不當枉耳子獨不聞虞人之事乎昔齊景公將田獵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以招之虞人不至公將殺之孔子聞而美之曰有志之士能固窮者也常念在溝壑而不恨有勇之士能輕生者也常念喪其元而不顧今虞人之不往可謂志勇兼全之士矣孔子取之如此夫孔子奚取於虞人哉取夫以非其所招之皮冠而輒守死不往也彼虞人且然況君子守道非虞人守官比如不特非其招并不待其招而先自往見果何爲哉是義出虞人下矣然則君子之不見諸侯正有志有守大關係所在顧以爲小而不必爲遂甘爲如枉尺直尋之說耶且夫所謂枉尺而直尋者是以圖利言也夫君子出處之際惟知有義不知有利自重之至故可爲也如不以義爲守而以利爲圖不恤枉屈其身以求直以爲所屈者小而所伸者大殊不知自輕其身則大壞名節而枉將益甚小就功名而直亦無多雖枉而且

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

尋直而止尺言利者必然之勢也而猶以爲有利亦可不顧義而爲之與吾知苟有人心者必有所不屑也以利者且不爲況本不以利者乎如其不悟請觀王良之事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其嬖人名奚者乘以田焉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於簡子曰此天下不善御之賤工也有或人不平以告王良良不甘沒其技告奚曰請復爲乘奚輕之不可良彊之而後可一朝之間而獲十禽嬖奚又反命曰此天下善御之良工也噫一嬖奚也始與之乘纔彊之復忽爲其賤忽爲其良良似甘爲枉者矣乃及至簡子曰汝既惋其良自今以後我使掌與汝乘簡子因謂王良良不可而自明其意曰凡御者有法度射者有巧力始吾於奚也爲之範吾法度以馳驅彼無巧力不能左右迎射竟終日不獲一繼而吾姑廢法爲之詭遇以與禽遇彼方會迎射遂一朝而獲十如此大異於詩所云矣詩車攻之篇曰御者不

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阿黨也若邱陵言多也○或

矢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即中如以刀破物然此射者御者一法相成方爲君子之事如奚之必待廢法而後倖中乃小人之事耳我平日但知有法以與君子乘不屑爲詭慣與彼小人乘故得以成善御之名而今不然是坐喪其名我義不爲也請辭掌乘之命夫良之不可而請辭是羞與射者比也比誠可羞而特非所論於御者良也托身微技不過一御者大非士君子比即與射者屈意爲比何足重輕於世而猶且羞之推其羞之意以爲比而得禽獸無論一朝獲十雖使所獲若邱陵之多若枉尺而直尋矣而御者猶弗屑爲之也如以士君子之身高於御者萬萬而反枉屈其自守之道以從彼諸侯而見之果何爲也吾意王霸可成不過邱陵之禽獸耳而羞弗可免是向者王良所誚也故無論枉尋直尺不可爲即枉尺直尋亦不可爲也明矣且子枉尺直尋之言過矣君子一身乃天下所表率將以

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

直人者也然必能正己方能正人若枉己以從人者則已先自卑彼亦從而卑之言必不聽計必不從決未有能直人而伸其王霸之用者也是則枉尋并無直尺之理徒枉其身不亦隳志節羞當時而譏後世乎不見諸侯豈小節哉代聞孟子之言亦可知守身之義而不爲時人功利所溺矣

此章見大丈夫之所爲不在權勢而在道德先斥儀衍後明大丈夫之實景春言外隱然有譏孟子意孟子言外隱然有自指意然俱不可徑露末節只重首三句以下兩層一串貫通○天下人品有大小而從性分出者自大從勢分見者即小故大丈夫之稱乃聖賢豪傑之所爲非說士之所能當也奈何時人不知道德而但知權勢以儀衍輩而亦欲丈夫之耶景春意曰今之士衆矣推其意莫不自命爲大丈夫然或悠悠忽忽不爲當世重或踽踽涼涼適爲當世輕冒爲大丈夫而無其實也有如

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

當今公孫衍張儀二人者豈不誠然大丈夫哉何以見之諸侯之勢至齊天下之人至衆區區一介之喜怒動靜何關重輕於彼而儀衍者則但見其平生有一怒也而庭說人國以搆動強大之兵則凡弱小之諸侯莫不恐懼其安居也而不事干戈以休息人民之衆則合天下之兵革莫不熄滅一人之喜怒動靜卽以關天下之憂樂安危非誠大丈夫而何孟子曰子以儀衍爲大丈夫乎夫世非無大丈夫特非所論於儀衍卽儀衍而大其所爲亦未必不可爲大丈夫特非所論於是一怒安居之爲夫是一怒安居之爲也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殆未嘗學禮乎禮云丈夫之冠也父則命之以成人之道女子之嫁也母則命之以婦順之義其嫁時母必往而送之於門戒之曰女今往之女家必敬恭必戒愼無違逆爾夫子之命禮言如此可見以順從爲正者乃妾婦之道所當然也今儀衍所爲正妾婦之道其一

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

怒非敢自怒也窺見諸侯怨敵則順其欲而說以攻伐其安居非敢自安也窺見諸侯厭兵則順其欲而說以寢戰一味阿諛苟容以竊取權勢全無丈夫之氣況大丈夫乎且夫順其欲而導以攻伐則爭地爭城陷民塗炭而禍及家國是不仁也致身汚賤以昏夜乞哀盜弄權柄以驕人白日是無禮也合縱連衡以取非其有行私罔上以濟其傾邪是不義也其得志而富貴則即肆其淫欲其不得志而貧賤則頓易其節操其或迫之以威武使惴惴恐懼而偷生免死以屈於人此所以不得爲大丈夫耳然則所謂大丈夫者可知矣今有人焉存心以仁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合天下共有之廣居彼獨能居之持身以禮大中至正與規矩準繩相周全合天下共有之正位彼獨能立之處事以義因時制宜使經權常變之皆得合天下共由之大道彼獨能行之夫是廣居正位大道存之於心則爲志體

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

之於身則爲道可以修己卽可以治人者也故天下用之則得行其志而見之設施共由此仁義禮於人天下不用則不得行其志而從之退藏獨樂此仁義禮於己遇有窮達而一以道爲主故無入而不自得耳時而富貴則天下不與不能誘而淫蕩其心時而貧賤則屢空不厭不能困而移變其節時而處富貴貧賤之交人或加以威武則自返無愧懼之不能從容赴義撓之不得何屈焉其光明正大浩氣足以充塞天地如此此之謂大丈夫大眞豪傑眞聖賢以視儀衍之所爲其高卑奚啻霄壤而子輕以其名予之其不知相天下士也實甚觀孟子此言而知大丈夫之所爲眞不在權勢而在道德也儀衍恃權勢故俯仰從人孟子恃道德故主持在吾戰國時之大丈夫非孟子誰克當哉

此章總見君子之不枉道而仕前五節詳君子急仕之情末節

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

明君子難仕之故蓋急仕者行道之心難仕者守道之義而守道正所以為行道計重在末節以道字為主霄之初問已含君子難仕意特討孟子語出而辨難之非真不知古君子之仕失位節雖止說弔字然卻答三月太急之言以諸侯陪起士以士為主晉國節如此二字逼頂上文不是單頂出疆必載質句難仕暗指不見諸侯此是霄發問本旨欲仕內兼兩意而為祭之意輕行道之意重前以祭言者單解三月無君則弔之意以欲仕引起出道正明難仕之故君子抱道在躬將欲以兼善天下則仕固其所急然必重其道於己而後能行其道於天下故雖急仕而又不敢輕於仕其急於仕者固為道其不輕於仕者亦為道也豈徒為展其孝思而已哉孟子得孔子傳其於仕之理仕之責自必知之明而任之重時人亦有何疑而周霄則見其難仕因疑其無意於仕故問曰君子之仕必亟之古古之君

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禮曰諸侯爲籍百畆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畆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

子仕乎孟子曰君子志在行道豈得不仕何以見古之君子仕觀孔子之事與公明儀之言可見傳有曰孔子當日若三個月失位無君則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不敢寧居其出疆而之他國必然載質以往爲見君之禮總是欲得君而仕也又公明儀有言曰古之人但三月無君則人亦爲之憂戚而致弔即此而觀古之君子豈非急於仕者乎霄曰三月無君道未終窮遂至於弔其情不太急乎孟子曰子以爲太急亦知其有不得不急者在乎則以仕之所係固甚重也蓋士必得位而後可以行道亦必得位而後可以盡孝故失位其所最傷者士之有位而失位猶夫諸侯之有國家而失國家也蓋古人最重祭祀而祭祀必由於有田祿禮曰諸侯躬耕籍田以勸率其民民功成之收其所入藏之御廩以供給其黍稷粢盛夫人亦親養蠶繅絲須之世婦使爲黼黻文章以供祭祀之衣服禮言如此若諸侯失國

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則無籍田公桑以行耕助親蠶之禮而犧牲不成肥腯粢盛無以致潔衣服無以致備則即不敢以奉社稷宗廟之祭雖有尊祖敬宗之心何以自盡乎知諸侯則知士矣士雖卑於諸侯而孝親之心則一禮又有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禮言又如此蓋以士必有位始得以公田之所入爲祭祀之資若失位而無田祿則牲殺也盛物之器覆物之皿也及祭之衣服皆缺然不備猶夫諸侯不敢以祭則無以遂其孝親之心戚戚然不敢以自安夫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不得於君不足弔以無君之故致不得孝享其親亦不足弔乎此古之人所以不得不急耳子何疑焉霄曰三月無君而不得祭固可弔矣若出疆則初失位耳便必載質何也又未免於急矣孟子曰仕以行道者士之事猶夫耕以謀食者農夫之事皆本務也農夫必耕耕必耒耜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士之出疆豈得不載質也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霄得願仕之說遂諷曰據夫子之言而知君子之急於仕有出於人情之外者人情孰不願仕而不必太急即以晉國論凡四方憑軾而至與晉人之釋褐而登以建功名於晉國者不計其數是亦一仕國也然而未聞有三月無君則弔出疆必載質如此其急者也仕既如此其急也宜進仕之易矣今之君子乃不肯出而一見諸侯徘徊鄭重有甚難於仕者何也得無矯節鳴高大違其初心乎孟子曰君子非故爲難仕以矯異於人也揆之仕之道有不得不然者耳不識其道觀之男女之有家室而可見爲人父母者當丈夫之生而即願爲其子娶女以成室當女子生而即願爲其女配男以成家此固父母之心凡爲父母之人皆有之然父母雖有是心而爲子女者自必待父母命之通以媒妁之言然後可以合二姓之好若以其爲父母之心也遂不待其命以結婚媾并不待夫男媒女妁通好之言而急於

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

求合情不自禁遂至鑽穴隙私相窺探因而踰牆私相從欲如此則內而父母外而國人皆賤惡之矣為其苟合而不由正道也知有室家之道可以知古君子之仕矣古之人知君臣之義不可廢匡濟之責不容辭故未嘗不欲仕也而仕必由其道幣聘以求之釁沐以登之委心以任之是由其道者若枉己徇人去就無義進退無禮是不由其道者也君子又深惡之斷不肯苟焉以仕蓋不由其道而自往見諸侯者與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之男女一類也其能免於國人之賤惡哉君子可貴而不可賤此所以不得不難仕耳然則君子之守道正所以為行道計重其道以使天下知重吾道而後道得以行豈與無君則弔出疆載質之心背也故君子之仕達以濟天下近以展孝思濟天下者道展孝思者亦道而仕之道乃大著於天下後世矣

此章言士之有功當食不可為泰不必論到志上去通重於此

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有人數句後兩節不過因其強辨而正之總以足有功之當食不重非其道兩段側重如其道一邊道字只當理之當受不當受看不是便說下節仁義之道且勿入有功無功意入則孝四句一氣貫下道即仁義仁義不止孝弟而孝弟爲仁義之本子何以其志爲其字指定君子不泛○甚矣士之有功於天下也達而在上則以仁育義正之道見諸治使一時被其恩澤而世道以隆此其爲功也顯窮而在下則以居仁由義之學端其趨使萬世知有學術而倫行以修此其爲功也隱功顯者人易知功隱者人莫識故以孟子之弟子如彭更者而猶有疑焉問曰吾聞士人之與公侯自有定分不相等矣出則車徒呵護所在供億者公侯之所爲單車獨行裹糧自給者士庶人之所爲如此方爲各安其分而無侈泰若夫以一介之士而其一出也隨行後車則數十乘隨行從者有數百人轉相傳遞而食於衆諸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侯之國儼然與公侯無異是不已踰越本分而敢為侈泰乎孟子曰是何足為侈泰凡君子於世辭受取與只視道何如耳非其道之所可得則卽一簞食之微亦不可妄受於人而況其大如其道之所可得則卽如舜受堯之天下人不得以為泰而況乎其飲食之微今據子泰傳食之心將亦以舜受堯天下之大為泰乎更曰否吾不以舜之受為泰也但以凡食於人國者必有職事於朝而食之則有功相償不為踰分方可以食若士於人國游歷之間未有所事而晏然享其供億是無功而食疑於素餐為不可也故疑其泰耳孟子曰士果無事而不可食乎不知士之功固甚大也蓋人各有所為之功與所司之事而因事致功有所羨於此卽有所不足於彼者其勢子不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以己之羨補人之不足以人之羨補己之不足其勢必有所難行卽以農與女論農出粟女出布農不以粟補女則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粟曰積於有餘而不免於寒餘亦何用女不以布補農則布曰積於有餘而不免於饑餘又何庸子如通之則豈特農女相資粟布相濟即一技之微若梓人匠人輪人輿人皆得以其事食於子以有功故耳夫有功當食凡事之至小者且然况士之爲功於天下有至大者乎試看今天下邪說橫行諸侯放恣人盡不孝於親不弟於長因之崇尚權術習成狙詐而古先王仁育義正之道蕩然無存則後有興者安所從而學之世道人心吾不知其何所底止也乃於此有人焉入則盡孝而仁道立出則盡弟而義道立道立於己以誦法先王先王仁育義正之道常守而不墜以表正於世而後世學仁學義之士可待之以得與使天下後世皆知邪說之爲非富强之害治一歸於孝弟仁義則繼往開來挽世道人心於不替其爲功也大矣區區飲食之供何足償其萬一乃反以爲無功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反尊重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豈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夫梓匠輪輿之細而輕忽夫爲仁義之大者哉何其見之謬也更曰彼梓匠輪輿執技以事人其志將以其事求食也故因其志而予之君子之爲仁義之道也其志亦將以此求食與雖有功而無其志則不食之亦可豈必重彼而輕此哉曰子之食人何必以其君子之志爲哉只論其功而已其有爲仁義之功於子則理可以食而卽食之耳矣在君子並非居功而要食而掌其功者自當食之以報功吾且問子子平日之食人也將以其志之所在而食之乎抑以其功之所在而食之乎更不深思其理而妄爲強辨以堅其說曰食志食固當因其所求也乃詰之曰子既食志則不論其有功與無功矣今設有人於此本以成子之瓦乃不善成而反毀敗之本以飾子之墁乃不善飾而反畫汚之無功而有害如此則不宜食之而原其毀之畫之之志亦將以此勞祿一番求食於子也則子食之乎曰否吾何爲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

之因隨折之曰子之否者亦以其毀瓦畫墁爲無功耳然則子平日之食人固非食志者也仍欲食功者也則士之有功當食愈彰彰明矣而傳食豈爲泰耶要之百工之事其功小而顯士之事其功大而隱睹其顯而不睹其隱反以爲泰是將使一貧之士旣不能裹糧行游以爲匡濟之舉勢必至於爲石隱者流漠視斯世之不孝不弟背先王而迷後學已耳甚矣孟子之傳食誠有功而彭更之疑辨爲甚愚也

此章極言王政之無敵以明宋之不行王政意通章只重不行王政一句苟行下反言以決其不行也皆爲萬章將王政看錯不得不辨以示天下不然將萬世不知王政之爲何如矣○從來王政之行論君心之仁暴不論國勢之强弱君心仁則行事至公國雖小而强大不能爲敵君心暴則行事存私卽無强鄰而民望終無所屬乃萬章不知而以强鄰之有妨王政爲宋憂

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曰夫政必宗王者今天下七雄爲暴無一行王政者矣不意宋本小國也今反能將伐暴安民以行王政不亦難得此僅事乎乃齊楚大國懼其不利於己惡而伐之則王政不得終行矣好事多磨深可浩嘆將如之何而後可以竟其所行不受制於強大也夫宋王無故逞兵一時倖勝並非有俯平禍亂混一區宇之實心實政而以爲行王政則天下將不知王政之爲何如一誤矣又以爲強大得制則世主皆將畏行王政更誤矣孟子安得不斥宋王之所爲而辨明王政之實事哉曰子以宋小強鄰惡伐而慮王政之難行乎孰知王政之行不論大小且看古之王者而可見如湯武是已湯能行王政之君也而其始則居於亳不過七十里之土地而已比於宋則更小宜湯之難行矣然而能實心愛民動無不公其時與湯爲鄰者有葛焉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心不忍使人問之曰祀先大典也何爲不然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

葛伯託詞曰國家貧乏無以供犧牲也湯誠信之欲成全其孝思使人遺之牛羊以供犧牲葛伯宜爲感化乃反食之又不以祀湯可已矣而不忍也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葛伯又托詞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仍信之必欲成全其孝思使亳衆之壯者往葛地爲之耕其老弱者使之饋食耕者湯之愛葛宜有加無已矣葛伯必無不感化乃反帥其民要截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輒殺之其時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正此殺童子而奪其黍肉之謂也葛伯至此其頑終不可化其暴虐之罪勢不容不誅湯以愛民之故不得復行姑息以愛葛於是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夫伐人之國人或不平乃當時不聞有惡之者但見合四海之內聞之皆信湯之心曰此非欲并取天下以爲富也爲凡匹夫匹婦報復其無罪被殺之讎也書曰夏王無道天下國之爲暴者多而葛尤甚且近故湯始

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

征自葛載從此十一征而皆所至輒順合天下無一與之敵者其時但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觀書所言可見湯師未至民之望之若大旱時之望雨也及湯師旣至民間秋毫無犯安堵無恐故商安於市而歸市者弗止農安於野而芸者不變誅戮有罪之君弔惜無罪之民大沛恩澤如時雨之降於大旱一般民望已慰莫不大悅書又有曰徯我后后來庶幾無虐政之罰矣觀書言其大悅洵不誣也此湯之以小國而實能行王政於天下者也其孰有強大之鄰惡而伐之者乎越數百年而有武王武王亦能行王政之君也岐豐百里亦僅小國而能實心戡亂動無不公書云有所助紂爲虐不思盡臣道者武王以其爲士女之害於是東征以綏安其士女但見士女皆用篚以盛厥玄黃之幣執之以往迎武曰昔事殷今繼事我周王望見休美惟思執臣子之禮附就於大邑周書

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

言如此夫武王當日伐人之國殺人之君其在位之君子豈無一矢忠義者爲其君紓難乃何以商之君子實玄黃於篚以迎周之君子有如此其無位之小人豈無一愛君上者爲其君拒敵乃何以商之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周之小人有如此此豈武王之邀結其君子小人而君子小人私媚於武王哉無他以商紂暴虐之至君子盡遭播棄小人盡被毒痡如陷於水火之中一般武王征之亦非以利天下爲心不過欲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並不濫及無辜而已矣所謂取殘於何見之太誓有曰我王威武惟時奮揚以侵於紂之疆界則僅取其殘於民者誅之而殺伐之功用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顯觀於書言我取殘之說不信然哉此武王亦以小國而能行王政於天下者也其時孰有强大之鄰敢惡而伐之者乎觀於湯武而知今宋所行至畏齊楚之惡而恐伐之者何哉惟只爲不

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証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彊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

能實行王政如湯武云爾滅滕伐薛勝齊魏之兵似乎奮發有爲而其實不過逞兵肆毒妄圖富強以濟其私何嘗有誅君弔民救水火以取殘之事苟使其實能行王政如湯武之爲匹夫匹婦復讎救民水火取殘而已則將合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宋王爲其君而亦有我后之徯玄黃之迎矣彼齊楚雖大方將懼宋之聲罪致討覆亡之不暇而欲率其子弟以攻其父母必不能也又何畏其惡而伐之哉今四海無舉首之望而畏齊楚之惡則非不行王政而何吾子未識行王政之爲何如而總總然爲宋慮開天下以畏行王政之心不亦私憂過計也耶洵乎行王政者在君心之仁暴而不在國勢之強弱也

此章見人臣正君當廣進善類意上喻下正相形照應當以善士爲主而以善字點醒正意歸重末二句警其使賢者孤立失善士之道齊語喻爲善楚語喻爲不善一齊人四句喻下節後

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〇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一段引而置之三句喻下節前一段在王所兩段是論其理且圓活說去到一薛居州二句方着實歸不勝身上〇得賢始善者君之道進賢善君者臣之忠然而君子小人不容並立以衆君子之間而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主而敗類而況一賢孤立且不能安其身何能正君故善輔君者必當廣進善類而後有濟此自唐虞三代以來明良一德上下泰交未有不由此者也及至後世知此意者鮮矣不謂宋臣有戴不勝者知進善士以善王此亦僅事而無奈其以一薛居州當之殊失善王之道故孟子特謂之曰人臣事君孰不以善王爲欲今吾子之於宋王也亦欲其志仁當道以爲善歟夫欲善王自有善王之道得其道則有成失其道則無濟我今爲子明告之則且設一楚大夫於此旣爲大夫則亦有善王之責而吾不具論論其善子一事父之於子何事不欲其善至於語之善爲至小然而卽小可以見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

大楚語駃舌不遠齊語遠甚楚大夫固欲其子之齊語也固其情之所不能自已者則不得不求人以傅之子爲楚大夫計之則使齊人傅諸抑使楚人傅諸不勝曰欲學齊語必使齊人傅之曰傅以齊人誠是矣然齊人則僅一耳而其外楚人衆矣一齊人傅之而衆楚人咻之讙譁雜遝所聽不專積習難變其傅雖日撻其子而求其齊語也不可得矣若大夫變計引而置其子於齊莊嶽之間且置之數年既專且久則多聞習見久與俱化雖日撻而求其仍爲楚語也亦不可得矣學語如此善王可知子謂薛居州立心制行誠善士也則有知人之明意其必能引君于善因使之居於王所以朝夕納誨又見任人之當而獨惜其知人而未能知之盡任人而未能任之多也子殆未爲王所之長幼卑尊計耳在王所者居州而外其爲長爲幼爲卑爲尊者不知其幾何常防如楚人之咻而使其皆薛居州也則王

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
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
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

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猶夫置之莊嶽衆咻不聞王雖欲爲不善其誰與之倘在王所者居州而外其爲長爲幼爲卑爲尊者皆非薛居州是僅一齊人傅也善言入耳者幾何善行經目者幾何猶夫衆咻襍進積習難變王雖欲爲善又誰與之王之善不善分於善士之衆寡如此而謂居州可恃乎今子之所使者特一薛居州耳居州雖善不惜竭忠盡智朝夕訓誨而傅之者一咻之者百羣邪害正之下居州且不自保獨能如宋王何哉子其廣進善類以成善王之道可耳不然將爲楚大夫所竊笑也不勝聞言當亦警於善子而翻然知所以善王矣

此章總言不見諸侯之義重古者一句主自重說段泄之迫焉而不見事雖已甚而亦能守不見之節者孔子之必先而後見不先則必不見雖不爲已甚而正善不見之權者曾子子路則又守孔子之家法而亦必不輕見者也趨操不同同於不見若

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一輕見所養何在皆見譏於古人矣必過文侯繆公之君而不見方爲已甚然亦勿太貶正見古人之寧過於守義處迫斯可見輕帶言說一先字爲豈得不見言與說一迫字爲斯可以見而言一般總之見處仍是不見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不是指定見諸侯凡趨權勢者皆是君子卽指二子不作孟子自寓說養異於守守猶有意養則自然養可知含不見諸侯意○士貴自重不可輕見諸侯蓋士與諸侯道雖相須而分則懸絶故可見而見方不失身不可見而見便爲枉道自古賢聖君子養之有素故皆明於其義而不踰其節至戰國說士不知其義久矣惟孟子得統孔子獨自矜尚故公孫丑反疑爲創而問曰君子以行道爲心必欲得君而事今竟不肯往見諸侯此何義也孟子曰不見諸侯之義不自今昉也蓋自古者而已然矣夫諸侯君而尊者士卑也必旣爲之臣然後可出入君側商可否任驅策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矙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耳若不曾爲其臣則無官守不得律於君臣之分而輕往見之是干禁而爲失身矣故古者辭守不見之節此古人自重之義耳何以見之且看古人如段干木泄柳孔子與其門人曾子子路輩而可見矣魏文侯時有段干木是不爲臣者文侯慕其賢往求見之而彼則踰垣而辟之魯繆公時有泄柳是不爲臣者繆公慕其賢往求見之而彼則閉門不納是二子皆守不見之節者也而未免已甚蓋不見者只是我不往見耳如君往求見則誠意迫切斯可以出而見之矣可以見而不見二子之過亦二子之高也夫迫且不見況不迫者乎若夫得禮義之中正者惟孔子昔陽貨欲召孔子來見己又惡人以己爲無禮因禮有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以大夫自處者孔子則士也貨於是私矙孔子出亾在外而饋孔子蒸豚使孔子不得在家拜賜必依禮來答拜便可見之孔子必知其

脅肩謟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輙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詐而又不欲見陽貨故亦矙其亾也而往拜之蓋當是時陽貨先加禮孔子孔子豈得不往拜見之若不先不見也禮可答而身究不得見此孔子之行權以制宜而盡不見之道者也夫士君子待時重道當以孔子爲準故其及門弟子皆得孔子之家法如曾子子路嘗有言矣曾子曰脅肩謟笑勞其身以媚人病於爲夏畦者子路曰人之與人必深相契厚道合志同而後可與深言若未同而強與人言言則言矣視其色心慚面赤赧赧然若無所容如此之人眞足愧士林羞當世非由之所知也由是二子之言觀之既惡側媚必能以禮自閑既惡強合必能以義自制則君子平日之所以涵養氣節者可知皆光明正大直道不阿已矣其不爲諸侯之臣能高不見之節也豈顧問哉凡此皆古者不見諸侯之義今之諸侯如文侯繆公者既不可得大抵皆陽貨之流耳而輕往見之是等於脅肩謟笑未同而言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巳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之徒所養何在不特得罪孔子其不爲段干木泄柳曾子子路所竊笑者幾何矣可知孟子之不見諸侯直得孔子之傳而丑亦可以曾子子路之避孔子者避孟子也夫

此章總見革弊當速意不速則不止攘利并將攘名蓋天下之弊始患不知知患不敢知之更復何待斜(?)待字深爲痛切○人君爲治節已裕民者義也貪利虐民者即非義習於非義而不知則因循不振者有之知之則必速去其非義而就義猶恨前此之無以相償乃爲徐徐姑待之說陽借濟取之名陰行貪取之實其心一攘竊之心其事與貪暴者無殊矣二日戴盈之市義於孟子曰今之世橫征厚斂吾蓋惻然傷之因思古先王什一而賦關市則譏而不征此眞仁政也吾今欲法先王於農行什一之法於商去關市之征民生庶幾有幸但今之時勢積習已久驟更之必有羣起而撓之者故未能即已請先輕之以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

安人情且待來年然後盡從而已之使人不覺其難此則革弊以漸之道夫子以爲何如夫迹其所爲似乎揆情度勢有一段爲民苦心然而不已者非義有待而爲者豈遂爲義何以曉之曉之以攘道而已矣意曰子之說直一攘雞之說也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取非其有之所爲非君子可爲之道曰旣非君子則請從此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而不攘夫一攘也見之而告告之而損者何也爲其非義也今世横征厚斂同於攘竊誠非義矣故子欲已之然使子不知而不已猶有可已之機吾可無爲子怪也如旣已知其非義不可不已斯當惕慄不安奮往直前速已之耳而猶欲待之來年瞻顧因循如此是來年終將不已也即已而今年坐視民困甘爲非義與月攘何異何必待來年爲耶可見戰國時人皆攘利盈之之爲此說并欲攘名名實兼收其爲非義益甚噫世之蹷齒者

哉予不得已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

旣不足以語義而好義者又不過如此宜王政之終不可復耳

此章見聖賢扶持世道之意予豈好辯二句乃一章之大旨天下之生二句又是不得已而好辯之由中間歷敘治亂至昔者節一總結見撥亂爲治前聖皆不得已以起正人心節明己之不得已處末節又分其責於人以致求助之意要之敘古專爲自己辨白宜敘得簡省以歸重首尾爲是始而洪水猶氣數也至暴君代作則人事俱失矣然猶上虐下也至弑君父則下逆上矣然其亂賊猶止一身也至楊墨熾則天下皆亂賊矣世變愈趨愈下則救之爲愈難除口舌力爭外別無方法方恐一人之力挽回不來敢不辯乎一治一亂乃現成說個治亂相因無有已時至撥亂爲治意當補在言外洪水爲主洚水證之不可倒看掘地二句是用功處水行四句以成功言主在治水蛇龍鳥獸帶言勿平對江淮河漢暴大以包小堯舜節邪暴卽指君

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臣為此宮室園囿衣食句佳邪暴句起分兩截敘述上已包括夏商下見紂益甚意周公節首句是大旨謨烈啓佑歸重周公之力上世衰節邪暴即指亂賊孔子懼及吾為此懼兩懼字正是不得已處知我罪我都粘着天子之事說春秋一治非說當時只是存得個治法使道理萬世光明舉而行之為治不難耳聖王不作二句是處士橫議之由楊墨是橫議之尤楊墨四句言橫議惑人之廣為我六句言橫議滅倫之害天下之言句是言即非楊墨其言皆不出此兩端無父無君指目前楊墨是禽獸說至節末率獸食人二句方是流弊公明儀一段只引出率獸句以起楊墨之率獸食人不承上文來不必泥合先聖即指堯舜周孔閑字承好辨意說距放俱閑中事閑距放三字相因欲閑故距放正閑之實作心四句申明不可不閑之故以作心何為主此作字就民心之惑於邪說而言與上作字就楊墨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說者異此節順孟子口氣不可說此一治我亦三字緊承昔者來正人心是主腦尚虛領起息距放三項是實總以綱歸承三聖內與正人心應而息又總距放在內息虛距放是實合正息距放承俱在言語上說方對準下好辯二字此不得已比前虛說不同要實實說既爲天民之先覺便當以聖道爲己責天下爲己任不然楊墨流毒其罪難逃矣末節是餘意亦以見楊墨之當距。將至戰國邪說橫行人心不正世亂極矣欲撥亂爲治者上既無堯舜之君而禹周之相則其責不得不屬之師儒君相之撥亂在事功師儒之撥亂在口舌其難易緩急較然也孟子承孔子之統自應心孔子之心安得不與邪說辨不意外人反以好辯譏之公都子爲是以知此宜其疑而問也而孰知孟子之辯實有大不得已者在豈好之哉何爲不得已凡以爲天下生民計而已天下自有生民以來至於今久矣民生於世可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治而不可亂而無如其間氣化在天者有一盛焉而治即有一衰焉而亂事理在人者有一得焉而治即有一失焉而亂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治亂倚伏如環無端莫有已時固生民所無可如何也所賴生民之中挺生聖賢盡人事以回氣化有以補天地之窮造生民之命而撥亂爲治焉然則君子倘值亂世其能諉其責而默然無言乎試以生民以來之一治一亂者備言之鴻濛之世荒遠難稽我且言其可據者大約自堯始當堯之世其水壅塞而逆行至橫流氾濫於中國木盛則龍蛇居民之地爲民之害民思避之而遷徙不常無有寧居卑下之地構木爲樓猶鳥之爲巢也高原上地鑿土營室猶獸之有窟也其無定如此書載舜曰洚水警余舜所云洚水者正指堯時之洪水也此氣化未開人事未施而天下一亂也水患物害民人不得平土而居如此惟時堯憂於上而不能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

獨治不得已而舉舜舜憂於下亦不能獨治而使禹治之禹承堯舜之命亦不得已於是身任其勞掘地之壅塞而注之海以除水害因而驅逐龍蛇之盤踞而放之菹以除物害功施而效見於是水循其性莫不由地中行而泛濫息即今如江淮河漢之安流是其大者也天下莫險阻於洪水而今已既遠蛇龍失所依而遠遁而前此鳥獸之因洪水以害人者亦消禹當日不知費盡多少精神然後中國之人得平土而居之不至上巢下窟由是教稼明倫而人樂生矣使禹憚勞而辭之忍視民為魚乎此禹之不得已以人事挽回氣化而天下一治也然此當堯舜在時則然耳及其既沒聖人之正道衰歷夏商之間暴君代作如何暴宮室民所居以安息也乃壞之以為汙池而安息無所矣田民所耕以衣食也乃棄之以為園囿而衣食不得矣顧其時雖亂而猶未甚至其後害民之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

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

沛澤愈多禽獸得人君畜養而交至爲害及紂之身天下之又亂也大矣此固人事之失而亦氣化之衰也此時生民苦於殘殺其視洪水之猶或得避者更甚而猶賴有周公出焉相武王以除暴救民乃誅紂奄在東方國大無道特伐之三年乃得誅討其君飛廉紂諛臣罪當誅而并不可與同中國乃驅之海隅而戮之又滅與紂共爲亂者五十國而人害除驅紂園囿中虎豹犀象而遠之而物害除於是天下亂極思治之心得遂皆大感悅其無害而得安也豈特西土江漢之人而已哉書曰丕顯哉乃文王創造之謨丕承哉乃武王致治之烈其以是佑助開導吾後人者咸屬正大不偏之道而又事事周詳無一缺畧此雖文武貽謀之善孰非周公輔相之以繼承佑啓成此撥亂之功乎此天下所以大悅也向使周公憚勞而辭之忍視民之荼毒乎此公之不得已以人事挽回人事與氣化而一治也及至

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周世既久衰而不振文武之道微而不明權謀詭計反常悖理之說僭竊姦宄逆倫亂經之行有作以臣而弒其君者有之以子而弒其父者有之此真暴行之尤又一亂也此時人倫廢而人性壞以視暴君僅殘民之生者又甚矣上既無堯舜之君以主救民之責下又無禹周之相以輔救民之治獨有一孔子雖無其位而抱德於己不得不有心世道故甚憂懼夫正道滅因作夫春秋一書以維持之是春秋也本屬魯史假之以寓王法筆則筆削則削敘上下之倫秩尊卑之分有善者必褒有罪者必貶其大要皆奉行天子賞罰天下之事也惟為天子之事是故孔子曰世有以心知我而謂以片言之間正一王之法使君臣父子之倫大明於世者其惟是春秋乎世有以迹非我而謂以匹夫之賤假天子之權使褒善貶惡之下欲不得肆者其惟是春秋乎在其知我罪我我自盡我心而已向使孔子懼罪而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説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

不作忍視民之亂賊乎此孔子之不得已以人事挽回人事與氣化以垂教後世使歸於治此亦一治也自孔子既没聖王久已不作無以肅紀綱而維世教故列國諸侯力戰相爭放恣於法紀之外而異端之處士因各以其一家之言横議於下如楊朱墨翟乃横議之尤者其造爲言說布滿天下天下之言學術者無論是楊非楊是墨非墨而所言不歸於楊則歸於墨横議之惑人如此彼楊氏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是無君也墨氏但知兼愛而視其親無異於路人是無父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而不同於禽獸者以其有此君臣父子之倫耳今楊墨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也而以此率人其爲害當何如耶昔公明儀嘗言曰人君庖有肥肉廄有肥馬以致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虐政之率獸而食人也今楊墨爲我兼愛之道不息則孔子君父仁義之道不著是邪説誣民而仁義遂爲之

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

充塞也仁義充塞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楊墨既率獸以食人而人之歸之者將輾轉相食矣此氣化衰人事失而天下又一亂也夫世道之變至於無君父則人盡亂賊以視弑君父之偶在一人者又甚矣而孔子既往誰任其責吾今旣生孔子之後自當心孔子之心而得不懼乎惟爲此而深爲天下生民懼意欲閑衛先聖仁義之道使之大明於世則不得不於楊墨之學深距而痛絕之以放斥其淫蕩之辭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其說之爲邪而不從其教則邪說者不得作起以誣民而先聖之道乃得以閑是爲何故蓋因邪說之橫實本於心術夫心爲政事之原人若爲其所蠱惑而作起於其心心邪則將無所不邪日用舉止皆悖正而害於其事事害則世道紀綱俱反常而害於其政端甚微而禍甚大此理之必然雖自後有聖人復起當不易吾作心害事作事害政之言矣使不

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簒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

距而放之先聖之道何由闡而天下何由治乎此又人事之不可不盡者也合而觀之而知古聖人不得已之心矣堯時之洪水賴禹出而抑之而天下始得平治禹不抑而平於何由則禹豈好爲抑也紂時之夷狄猛獸賴周公出而兼之驅之而百姓始能安寧周公不兼驅而寧於何自則周公豈好爲兼驅也周衰之春秋賴孔子出而成之而亂臣賊子始知所懼孔子不成而懼於何能則孔子豈好爲成也而謂今之甚於洪水夷狄猛獸亂賊者反可聽之乎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有敢承當我者此詩言周公正夷夏之防其嚴如此今楊墨無父無君與夷狄無異正是周公之所必膺者也乃三聖既往而承三聖之統者今無其人惟有我在而已我欲承三聖而何以承之非取今之人心而正之不可而人心之不正皆由楊墨之邪說作爲詖行以實之者爲淫辭以暢之之故則非距絕其詖行放斥

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旣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

其淫辭使邪說盡息則人心終不得而正故我今亦欲講明仁義之道以正陷溺之人心勢不得不先止息其爲我兼愛之邪說使詖行以距淫辭以放以上承夫三聖撥亂反正之功者惟恃此口舌之辯耳辯之猶恐其不明不辯何恃而得明然則予之與楊墨辯與三聖之或抑或兼或驅或成有同心也而豈好爲之哉予蓋畏天命悲人窮憂之深而言之切有所大不得已而然也彼外人不知楊墨之害無心天下之治烏足以知我之心耶且是豈特我不得已三聖之道人人得而承之則距楊墨之言亦人人得而言之自今以後不必求其德行崇高才猷超邁者以化導整治夫楊墨而後可以上繼夫聖人但能辯明夫邪正之言以距彼楊墨者是即有功於聖人而爲聖人之徒類也吾將望天下之人爲聖人之徒以共距夫楊墨則我亦幸甚乃人旣不能公言諉其責於我一人使我孤而無助勞而多艱

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

已可慼矣顧不諒予心又以為好辯不愈可悲也哉噫孟子以儒生之口辯當君相之事功其為世道人心計至深遠矣此所以能守先待後而為孔子之徒之一人歟

此章闢矯廉之非重惡能廉一句下皆發明之從廢倫反面說其不廉故云不能充操不然妻食何不可食於陵何不可居乎前段以食槁壤飲黃泉律仲子見尚有資於人為不能廉後段因匡章疑為太刻故以母食不食兄室不居例其餘則知不為刻而矯廉之不可為矣蚓字借來見無求夷跖借來見義不義重跖一邊然俱不必泥着居食不能知蚓已見不能充操其從來義不義又未可知益見不能充操作兩層看世家節是敘事下節是斷案○士人立節固貴廉介然而與倫物相交豈能一無所取但能以義為準義則取不義則不取便足為廉若矯為廉而敗其倫常何可為廉而況倫常一敗必不能成其矯廉之

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克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邱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邱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操乎以巨章之悲其死毋不欺生父宜其明乎此矣乃不意其竟以仲子爲廉斤斤於居食之細誇於孟子之前曰廉美節士之所尚也顧托於廉者有之誠爲廉者絶少吾今觀於齊之陳仲子豈不誠爲廉潔之士哉何以見之即其一居食之間而可見夫人之切於身者莫如居食居不堪而食不給安能不喪其所守而仲之居則不堪之極矣於陵何地一椽是棲何安於陋也仲之食則不給之至矣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適井上有李螬食其實者已過半仲子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半李延生何甘於餓也居食一無所累如此非誠廉士而何孟子曰子以是廉仲子乎夫古今之爲廉者不乏而吾不具論仲子齊國之士也不必高比吾且比之於齊國之士之中夫齊俗急功利喜夸詐故其士皆沉溺於富貴而今仲子獨清苦如此吾自必以仲子爲矯矯出羣而若巨擘焉矣雖然且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

無論其廉非中正即矯強爲廉亦必能成其矯強無如仲子則是能自遂其廉哉夫廉者之爲操乃有分辨不苟取之謂非以不取爲操也而仲子獨以不取爲操則必將充滿其不取之分量以爲操果欲充之必如蚓而後可充其操以成其廉也夫蚓何如其將而上也則所食者槁壤而已將而下也則所飲者黃泉而已是二物者皆人世所棄而蚓獨取之是蚓誠一無求於世也今仲子之居能如蚓之居乎仲子之食能如蚓之槁壤黃泉乎求於陵以爲居求粟以爲食何莫非人世之物其不能充其不取之操固已而況仲所居之室之所自來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之所自來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其樹築之人或夷或跖皆未可知也如皆出於夷而非跖則可食可居如一出於跖而非夷而居之食之是與跖爲類而蚓之不若矣其不能充操也更甚而欲成其矯廉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

世祿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鶂鶂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

何可得也章曰是其居室食粟亦何傷於其爲廉哉卽以食言彼非妄食也仲子身親織屨其妻親辟纑以易粟而食也自食其力如此非不義而取諸人者而居可知矣則其有居食何害其爲廉而必問及其所自來不亦責人以太難乎孟子曰子以自食其力遂爲廉亦未知仲子之家爲何如者矣使仲子生於單寒素無一椽之寄一頃之田又無骨肉之援而孑然一身則苦節自甘固其宜也而仲子則非然矣蓋居然齊之世家也有兄名戴食祿於蓋萬鍾爲享此祿乃王朝大典非得之不義者則其居亦非不義之居矣仲子卽食兄之祿居兄之室固理所宜然情所必至乃矯情違理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欲避其兄幷離其母僻處於於陵之地彼自以於陵爲義於兄之居矣及他日歸省其母則見有饋其兄生鵝者此亦交際常理饋者不爲汙吾受者不爲

尚爲能克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旣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克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邱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

貪取何足介意而仲子反己又以爲不義頻頻顧頟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此蓋自以爲廉而鄙兄之貪也吾知仲子決不食其肉矣乃其母憐其子向日之淡泊又恐其兄在家爲前言所礙故至他日始殺是鵝也而與之食之及食未幾其兄適自外至喜其弟之改逆爲圓因戲之曰是鶃鶃之肉也仲子不覺慚愧又欲示兄以不爲不義所累因出而哇之卽饋鵝一事而一議一食一哇其爲矯情不亦甚乎其操如此吾爲充其操母食不食則母之外無有可食者矣兄室不居則兄之外無有可居者矣乃居於陵而食妻所易之食是以母則不食而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而以於陵則居之盜跖其母兄而伯夷其妻與於陵如是尚爲能充其不食不居之類也乎不充其類則必不能充其操矣故曰若仲子者必無求於人如蚓而後充其操者也人安能爲蚓蚓亦何能成仲子之廉而又何取乎仲子

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辟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之廉哉。言及此匡章當亦曉然於孟子立論之非苛。仲子矯廉之不可而求所謂中正之廉焉可矣。

孟子卷之三下終

